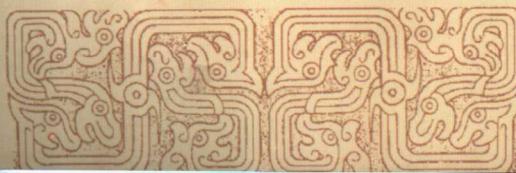


四库禁毀书研究

何齡修 朱 宪 赵 放 编



北京出版社



四库禁毀书研究

何齡修 朱 宪 赵 放 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四库禁毁书研究/何龄修等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11

ISBN 7-5300-0226-0

I . 四… II . 何… III . ①四库全书·禁书·研究·中国·文
集②四库全书·毁书·研究·中国·文集 IV . G2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89593 号

四库禁毁书研究
何龄修 朱 宪 赵 放 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09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300-0226-0/Z · 8

定价:30.00 元

兴灭继绝的盛举

——写在《四库禁毁书丛刊》出版之际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 朱述新
北京出版社社长

在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年头，本社隆重推出了《四库禁毁书丛刊》这一宏篇巨制，这是我们向新世纪的献礼！

《四库禁毁书丛刊》请著名史学家王钟翰教授任主编，聘请诸多国学大家为顾问，由一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组成编纂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经与本社密切协作，凡八易寒暑，编辑出版工作始告完成。《丛刊》共三百十一册，依《四库全书》体例，分经、史、子、集四部，采择范围大体参照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和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等书所著录的禁毁书目，从而严格界定了《丛刊》以专收录被排斥在《四库全书》之外的禁毁书为限。《丛刊》共收禁毁书六百余种，是迄今规模最大、收罗最完备的禁毁书专辑，是本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中的一项大工程。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刊》的漫长过程中，北京出版社与王钟翰先生，与作为顾问的各位学界大师，与水平高、讲实干的编纂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有着友好的、令人难忘的合作。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深挚的感谢！

这套《丛刊》是一座巨大的思想文化宝库，内容博大

精深，形式多种多样。所收录之书，以篇幅论，以集部为多，计一百八十七册；史部次之，七十五册；再次为子部三十八册；经部十册；另索引一册。以体裁论，总集、别集、类书、丛书、政书、方志、表谱、图录、笔记、传记等，各体兼备，应有尽有。其中许多著作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为我们研究明清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以及风土人情等，提供了大量稀见材料。如明人陈子龙编纂的《皇明经世文编》，汇集明史文献五千余篇，内容涉及兵饷、马政、边防、灾荒、农事、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钞法、税法、役法、科举等各个领域，对我们研究明史有重要参考价值。《丛刊》收录了大量反清抗清志士仁人的著作，如张煌言、熊廷弼、黄道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吕留良等人。他们在这些著作中表现了不屈服、不妥协的民族精神，表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浩然正气。这些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著作是我们应该永远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套《丛刊》拯救保存了许多几成坑灰濒临灭绝的珍稀古籍。编辑出版这套《丛刊》可谓是兴灭继绝的重大举措。

二百年前，清乾隆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此同时，也就掀起了大肆禁毁图书的狂潮，其目的是为维护和强化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礼教。这股狂潮愈演愈烈，迄四库书成，几二十年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据不完全统计，计全毁书二千四百多种，抽毁书四百多种，共约

三千种。其中许多书的作者惨遭杀害，书版被焚毁。这是书的浩劫！是人类文明史上极黑暗的一幕！历经这场浩劫，虽依然有部分优良典籍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但其存量已远远不及原数的一半。截至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本《丛刊》编者对全国一些重点图书馆进行调查摸底时，这些单位现存禁书已只有八百种左右，而另外的七八百种或散落各地，已不明去向。若照此下去，听任其继续亡佚，则不用多久，这些侥幸逃过当年禁毁劫难的珍稀古籍就可能终将化为乌有。生逢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的新时代，我们岂能坐视这批优秀的文化遗产再蹈封建时代的恶运？因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四库禁毁书丛刊》，以期把这些珍贵文献尽量地保存起来，使之流传久远，并加以充分利用。当然这还不是禁毁书的全部，俟诸异日，各方面条件成熟，或可辑印其续刊云。

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我们期待着志同道合者的合作。

我们期待着社会贤达的支持和帮助。

1999年11月

目 录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缘起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会(1)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后记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会(7)
四库禁毁书与清代思想文化普查运动	王钟翰(18)
构建中国古籍基本书库	阳海清 李天翔 刘烈学(28)
论《四库禁毁书丛刊》对《四库全书》文献体系的完善与贡献	王运堂 李西宁(57) 挽狂澜于既倒 拯珍籍之将绝
——《四库禁毁书丛刊》面世	王锦贵(83)
清乾隆年间江西省禁毁书查缴始末研究	徐 苑(105)
《四库禁毁书丛刊》中《姚承菴文集》评述	韦祖辉(125)
叶向高著述汇考	方宝川(133)
明末学者茅元仪及其横遭禁毁的著作	任道斌(145)
钱谦益及其被禁毁的著作	杨海英(157)
屈大均及其著作的厄运	张捷夫(181)
吴应箕与《楼山堂集》	张万杰(200)
奇人 奇遇 奇诗 奇语	
——评释函可及其《千家诗集》与《千山语录》	张玉兴(211)
澹归金堡与《徧行堂集》	姜伯勤(232)
石濂大汕与《离六堂集》	姜伯勤(250)
吕留良及其著述举要	袁立泽 梁勇(274)

- 鲁之裕其人其书 刘 薇(303)
庐山面目于斯见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述略 张玉兴(315)
《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纂与清朝
开国史研究 刘小萌 孙 彦(348)
明何乔远《明山藏》的史学价值和版本问题 韦祖辉(358)
关于明末的几部兵书 孙 彦 刘小萌(372)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的编纂和重新整理印行 何龄修(385)

编后小记 何龄修 朱 宪 赵 放(405)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缘起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三项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相继在中国启动。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是紧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后开始编纂的。三项工程以其耗资的巨大，投入力量的惊人，而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其将产生的丰硕成果和影响无疑将载入史册。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著作大国，两千多年来典册如林，汗牛充栋。据历代各种书目的不完全统计，从汉朝到清朝，共印行古籍一八一七〇〇多部(种)，含二三六七〇〇〇多卷，仅清朝就占其中的大半。加上没有印行、不及流传和没有列入书目的古籍，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这是我们祖先的文化知识最宝贵的积累和他们的精神智慧最鲜明的表现。它们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而深刻的。它们在天壤间幸存并得以流传，是一个长期且非常艰辛的过程。除价值不高被自然淘汰和保存手段薄弱被蚀损、自生自灭外，还饱受天灾和兵火的摧残，更严重的是多次遭到政治上大规模的禁毁。

政治上禁毁，是书籍的内容或作者与当时专制朝廷的统治以及忌讳发生矛盾的结果。战国秦孝公时商鞅采取法家的治国方法，焚烧《诗》《书》而表彰法令，开中国古代禁毁书的先河。秦始皇时，丞相李斯主持尽焚秦史以外的六国史书与民间收藏的《诗》《书》等，是古代典籍的第一次大厄。秦以后历代断断续续地实行

过禁书措施。入明以后，禁毁书籍步入一个新阶段：从西汉独尊儒术后，明太祖第一次删节儒家经典《孟子》，印行《孟子节文》；明廷因政治原因或其他细故杀害不少文士，被杀害者的著作牵连被禁；终明一代的禁书事件频繁发生，持续不断。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在文化思想上的表现。

更大规模的禁毁书籍发生在清乾隆年间。乾隆帝在即位初，曾颁布谕旨征书，其出发点是遵循“稽古右文”，“崇儒立道”，“聿资治理”，“垂范方来”的传统，要求充实内库庋藏。随着办理征书拖延三十余年已久，乾隆遭遇的政治矛盾日益增多，了解各种著述情况更加深入，积累统治经验亦更加丰富，因而他的思想随之发生变化。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下令开馆纂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实”（历史学家黄云眉语），标榜文治，寓禁于征，即利用纂修《四库全书》之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调图书，进行严格审查，有删改，有抽毁，有全毁，对收藏禁书者严惩不贷。这些措施，首先主要针对书中记述明清两代为满族统治者所嫌恶讳言之事，鼓吹反清民族观念，触犯封建礼制，违反程朱理学的内容，因书而严惩作者及其子嗣，甚至追究已故的作者，掘墓戮尸，惩办后人；其次，即对作者，因人废言，认为作者犯上，则不问其言有无不当，均加以毁弃，以将某一作者言论全部清除净尽而始快。在这个过程中，皇上的督催，督抚的操持，府县的经办，教职佐杂的奔走查访，举国侧目而视，上下告讦成风。在查获确有反清内容的著作及其作者的同时，其他不少禁毁案件不免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小题大做，宁滥勿纵，频频制造多起惨无人道的文字狱，据不完全统计，在近二十年中，全毁书二千四百多种，抽毁书四百多种，共约三千种，删改书无法计算，禁毁书籍总数在十万部以上，因惧祸而私自毁弃者尚不在其内，销毁版片八万余块，杀害士人和其他无辜者以及惩办亲属均难以计数。

四库禁毁书是纂修《四库全书》其间被抽毁和全毁的书籍，其中以集部书占多数。集部有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一些作者的总集，更多的是某个作者，包括一些文学派别创始人的别集，有成就的文学家和当时政治、军事、财经、文化等重要代表人物的别集，著名风骨亮节人士的别集，如南明史专家朱希祖先生所说：“凡南明殉节之臣，其文集往往入于禁书之列。”其中有不少煊赫一时的文人学者，他们的著作有许多实属中国文化的精品。其次是史部的书籍。史部书禁毁的重点，集中在关于辽事（入关前满汉关系）和南明史的著作，目的是企图抹杀、毁灭、篡改这些历史事实。涉及到各种明人私撰或官修明史的著作的禁毁也很惨酷。一些地方志亦被殃及，甚至根据雍正谕旨颁行全国、以便人人观览知悉的《大义觉迷录》，都成了禁书。真是所谓“于先朝手泽，祖宗事实，尚可任意存废，何论其余？”（历史学家孟森语）。地方志等遭禁毁，最清楚地反映出禁毁面的广泛、扩大化。经部、子部和丛书中的一些书籍，在禁毁狂潮中亦未能幸免。

禁毁给典籍造成了严重后果。大量有价值的著作从此绝迹。但是在严酷的禁毁之下仍有许多优秀的典籍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存留，或者是无意中幸免于难，或者是冒着杀头抄家的危险有意藏匿。总之有一部分禁毁书幸存到今。

幸存的禁毁书以其自身含有的历史真实性和传统文化精华，唤起人们的良知本能。乾隆以后，抗清起义风起云涌，外国侵略纷至沓来，国势日衰，朝廷多事，文网自然趋于疏弛，一些禁毁书于是稍加删削掩饰，甚至以本来面目单行或编入丛书行世。民国后，这一进程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限制，可以更宽松地进行。这当然是很可喜的事情。但是劫后幸存的禁毁书，每种书存世的数量都很少，且绝大多数是善本，甚至是孤本。它们都处在濒临灭绝的状态。少数单印或编入丛书行世，对于拯救旦夕濒危的全部禁毁书

来说，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惟一的办法，只有辑印全部迄今幸存的禁毁书。尽管学术界认识传统文化的这块瑰宝，不少学者也积极从事禁毁书籍研究和禁毁书目编刊，但是，印行全部幸存禁毁书工程的艰巨性，决定了这项工程尚无人敢于承担。

这种状况持续达两个世纪。在这期间，可能又有禁毁书散佚，但已无法查清。

直至一九七七年，我国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才首次完全以禁毁书为收录对象，印行《清代禁毁书丛刊》。这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因两岸隔绝，台岛书源不足，今所见到的伟文启动的工程仅出书少数种即告中辍，续刊或犹有待。

相对而言，完成这样的工程，中国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具备应有的主、客观条件多一些。几年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几位中青年图书馆工作者、学者提出编纂、出版现存禁毁书的设想。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一些同仁、学者踊跃响应、参加。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摸底调查，总计还有一千五百种左右的禁毁书存世，这些书收藏既分散，又相对集中，分散在全国各地各图书馆(室)、各单位和私人手中，少数大图书馆收藏较多。他们在艰难竭蹶之中，得到北京市川山技贸总公司从资金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决心实现自己的设想，把禁毁书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编辑成册，定名《四库禁毁书丛刊》，分期影印面世。于是以这些图书馆工作者、学者为基本队伍，邀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的一些文史专家、学者组成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委员会并所属各部，聘请学术顾问，广泛征求意见，积极开展工作。

编印《四库禁毁书丛刊》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四库全书》不全，是众所周知的。其大量的书只著录在存目中，仅保留目录。如

果加上存目各书，当时的典籍亦非齐全。因大量的禁毁书是从根本上被排斥的，如果没有禁毁书，会在当时文献的全貌上留下一片很大的空白。《四库禁毁书丛刊》首先是为填补这片空白而编印的，它与《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互相补充的。《四库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四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比较清晰地显露出从当时到清末中国古典文献的庐山面目。编印《四库禁毁书丛刊》，也是适应全部保存其存没系于一线的禁毁书的需要，采取的最稳妥可靠的方法。现存禁毁书约为禁毁书总数的一半，若再不加抢救，使之继续亡佚，将来会后悔莫及，实际上是对后人、对历史的一种犯罪。从这些方面看来，编印《四库禁毁书丛刊》在文献学上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亦是泽被后人的重大举措。当然，编印还是为了应用，是适应进一步发展学术、开发和利用禁毁书的需要。朱希祖先生说过：“自清乾隆禁毁明季史籍以来，学者欲撰辑南明史者，辄叹史料之难得。”现存禁毁书将在这方面提供大量罕见史料。实际上，凡研究明清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宗教信仰、风土民情等诸多领域的课题，都可以按图索骥，从现存禁毁书中找到所需要的稀见资料，有力地推动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大量明代和清初的原刻本，保持了著作的原貌，加强了著作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

《四库禁毁书丛刊》业经报请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批准立项，并给予一定的资助。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等也加以指导，因此，工作启动和进展比较顺利。

《四库禁毁书丛刊》具体地是以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和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所著录的图书为主要收录范围。它不是清代所有

禁书的总汇，不收录乾隆以后的各种禁毁小说、戏曲。这样就可以避免重复（小说、戏曲另有专业单位编印出版），有利于四库禁毁书编纂工作的集中。其他有关编纂工作的事项，在凡例中说明。

编成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极为不易。版本的拣择，书品的选用，残缺的处理，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有的书藏在私人手中或某个小单位中，不见著录，还要寻觅线索。有的一部书分藏于两个相距遥远的图书馆，还要去发现、拼合。有的书残缺，要尽量寻找同一版本补配。有的书例如《明史钞略》，是否庄廷铠《明书》残本，学术界见仁见智，历来有不同说法，需要做出判断。纯技术方面、社会关系方面也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编纂委员会的目标是做得尽量好一些，完满一些，这就需要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委员会并所属各部全体人员兢兢业业地工作，临深履薄，夙兴夜寐，以期无负于禁毁书的原作者和当年冒死的收藏者，无负于现在的读者以及国内外学术文化界，更无负于高明来哲。编纂委员会切望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以改进工作。编纂委员会全体谨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1997年6月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后记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经过四年周密、细致的准备和四年紧张、辛劳的工作,《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出版全部完成。原计划出版十期三百册,现共完成三百一十册,连索引共三百一十一册,计经部十册收书十六种,史部七十五册收书一百五十七种,子部三十八册收书五十九种,集部一百八十七册收书四百零二种,三百一十册共收书六百三十四种。世纪末又一项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工程、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毕役,全书呈献社会。

《四库禁毁书丛刊》有如下特点:

一、原始性。大家知道,《四库全书》所收典籍,大都经过删改,或编校者、钞写者有意无意偷工、留错,内容失真,七阁八藏本相互出入颇大,自身版本问题严重,除收入的清朝官修书籍外给人一种不踏实不足信的感觉。《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典籍,只有极少数,如吴应箕《楼山堂集》是将所谓“违碍”字句改成墨钉的重刊本,王锡侯《望都县志》是挖削作者姓名的原刻本(本《丛刊》选用湖南省图书馆藏本,挖削最少,其《艺文志》部分完全未动,其他馆藏本均挖削尽),即使这部分经过挖改的典籍,也因留有痕迹,使人知道砍杀之所在,不像《四库全书》将删改消灭于无形,而具有难于分辨性、甚至欺骗性;其余则大多为原刻本或禁毁前刊本、钞本,保留著作的原始性。

二、丰富性。四库禁毁范围广泛,但经部书一般没有“违碍”

“狂悖”的内容，经部书被禁多因作者牵连。史部、子部书被禁不少，史部是禁毁的重点之一，因此内容丰富。但史部禁毁书中涉及南明的部分从辛亥革命前后以来复出很多，人们比较熟悉。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的子部书以兵家类最为可贵，史部则推记述万历以后至明亡一段历史的书籍，特别是许多诏令奏议和多种续写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史籍，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详尽著作。如《十六朝广汇纪》，从篇幅上说，洪武至万历共二百五十余年，只占全书五分之二（约三百页），泰昌、天启两朝只有七年，却占去五分之三（四百余页）；《皇明通纪集要》，从卷数上说，洪武至万历共四十一卷，泰昌、天启两朝共十九卷。这类著作所记录的史实，似乎很少有人利用过。集部是禁毁的另一重点。被禁的诗总集如华淑《明诗选》、邓汉仪《诗观》、蒋珑《清诗初集》、魏宪《诗持》、王锡侯《国朝诗观》、朱琰《明人诗钞》、陈允衡《诗慰》、钱谦益《列朝诗集》、刘然《诗乘初集》、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陈以刚《国朝诗品》、陶煊等《国朝诗的》、吴藻《名家诗选》等，地方诗总集如潘江《龙眠风雅》、李稻塍《梅会诗选》、廖元度《楚诗纪》等，千姿百态，五光十色，很能表现诗之王国的绮丽风采。至于明末清初人诗文别集，更是作者如林，美不胜收，有许多的人间罕见之本。

三、珍稀性。四库禁毁书都是劫后孑遗，除极少数在近百年来曾经重刊外，其余大都成为孤本、善本、稀见本。如周永春《丝纶录》收录明朝诏令，为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孤本，原书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卷，吏字卷缺起首九十八页，工字卷和中间部分卷也有残缺，它的内容虽说明它是重要的著作，但至今未发现还有第二个本子可以将其配全。又如叶灿《读书堂稿》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孤本，为一残本，只存卷九、十、十一、十二，全书多少卷都不清楚。当然也有若干比较完备的孤本，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鲁之裕等《经史提纲》等等。《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孤本约占总数的

百分之十五，善本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极为珍贵。

四、作者的民族性。本《丛刊》所收各书的作者中，有许多抗清的英烈如熊廷弼、黄道周、陈子龙、金声等，反清的士绅如叶向高、钟惺、茅元仪、钱谦益等，明遗民顾炎武、阎尔梅、吕留良、方文等，因此他们的著作洋溢着民族精神，表现出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心，不顾身家不贪禄位而尽忠宗国的凌云壮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凝结的精华成分。中国人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强自立，需要什么样的民族素质？这些著作的内容将给人很深的启发。清廷对此是很矛盾的，在竭力禁毁以摧残一种民族观念的同时，又加意表彰那些被杀害的或已故的前反对者，他们好像懂得只有奴才和软骨头对于宗社所孕育的危险。

《四库禁毁书丛刊》的这些特点是很突出的，充分显示出它的无可估量的学术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和文献保存价值。

下面就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做一个必要的说明。

一、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交叉重复的问题。

《四库禁毁书丛刊》收书，依据的是各种四库禁毁书目的著录。但其中确有部分抽毁书经抽毁后又列入《四库全书存目》，极个别的甚至收入《四库全书》。因此，这里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应收入经过抽毁的本子，而本《丛刊》应收入未经抽毁的本子。我们是注意掌握这个原则的。比如《玄晏斋困思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讳改为《元晏斋困思钞》），《存目丛书》收录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内容包括九十七条，而本《丛刊》所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玄晏斋集》，其《困思钞》三卷一百十七条，显然《存目丛书》所收为抽毁本，本《丛刊》所收为足本。又《古今人物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略作《人物论》），《存目丛书》用北京师范大学藏本为底本，比照本《丛刊》所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内容少六条，本《丛刊》所收为未经抽毁之本亦甚明显。再如《顾文康公续稿》六卷，